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四十五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聚萃所以次姤也為卦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與渙卦義同故繫辭互見易說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謝顯道錄〇古者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渙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既已

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李顯 師說）
伊川先生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一无極字）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

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一作當）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一无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

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易程傳

橫渠先生曰萃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萃聚之世既庶既富之時也故萃有可之道孔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聖人設教必於富庶之後而設教之道莫先於孝享以為天下

先故觀之神道設教亦必以盥而不薦為首與萃之時王假有廟致孝享之意同利見大人亨者天下萬物萃聚之時主之者不得其道則亂由以生故非見大人則萃不能亨也大人為道之大足以容民畜衆者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貞故也正故能亨不正則不亨矣始言萃亨王假有廟統言之也自利見大人之下詳言其事也見大人則正正則得主萃之道故天下可以用大牲而致孝享因萃之盛足以有為是

以利有攸往矣由是觀之萃非大人適所以致亂也
故卦辭先言萃有亨之道而後言見大人則亨也易說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
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萃之義聚也順以一作而說以卦才言也
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
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

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

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聚而致享必有廟乃盡其實○聚不以正私邪勝也○富聚之世順天之命用大牲有所進為宜○散而通之順天命而不凝於物也凝一作疑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其道不順其情不説則无萃聚之理剛中而應九五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為衆聚之主非中則不可為主茍无其應又不能為之主也是以順以説為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為能聚之道致孝享者嘉會之時禮在所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身化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非大人則聚以不正之道故大人所以為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可有為也時則所謂天命也當可為

而為所以順天命也然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順說而已其道不順則无由以聚其情不說則不能聚矣故天地萬物之情既不過順說是以彖言可見也易說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伊川先生曰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必多故

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澤聚於地萃之象也然天下之理順極者必逆說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爭陵犯莫不由此以生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為之防除戎器而戒不虞也除謂除弊惡而新之易說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伊川先生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眾（一有聚字）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萃聚之世物各以近相求所處逺者雖有其應不能專一初六履不以中萃而志亂故為衆輕侮若能啼號齋洛專一其守不恤衆侮則往而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與四為正應誠信之應也而初六捨應從類不終其道乃惑亂相聚非聚以正之道也雖有一握為笑之覺何可長也故必勿恤其類往從正應以終有孚則无咎矣何以知初六之不終蓋隂柔

不能有立當萃之時見其類則必聚今二陰在上故

知其捨應從類也其志亂者其志感於其類而失應

故云亂也易說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

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

一作其辭微 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

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

合相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一作其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一有下字)也以禴言者謂

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盖其中
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
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萃之時以得
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
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
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
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
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

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進易傳

横渠先生曰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則神弗福而民怨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雖陰柔而有中正之德猶牽於羣類不能自達必九五引而後應以見柔之不能當萃時

之道也應而得吉吉乃无咎无咎則得聚之道矣得聚之道則既庶既富是以可薦誠而用禴也禴祭簡薄以誠為主苟誠不至則不可以禴故以孚先之中未變者柔道好從而易變如初六改應從類是也二之所以引吉蓋以得中故未變也二以用禴故知得萃之道初之乃亂乃萃知其失矣易說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伊川先生曰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一无欲字）萃如則為人棄絶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説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

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聚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三以其類在下常失所聚故有嗟如之嘆无應无類何所利乎然與其上无應而下失初二不若往從上六雖非正應而萃之時或復以同類而可聚也是以无咎然求之非其道能无吝乎上巽者

以上六有柔巽之德故有可往而從之之理也易說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一作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

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常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易傳）

横渠先生曰位非極顯而有物之萃非大吉則悔吝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之言大吉无咎道之至美者也而

注釋之家皆反其意未以為美故伊川亦以象言位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无咎也且以卦爻觀之萃之六爻獨有二陽下皆有應四又上比於君得其所聚莫吉於斯故言大吉无咎也位不當者四得上下之聚有大君之象而位非君位故言不當也以萃聚而得吉之大固其所宜而人曰无咎者以臣而有君聚之象其位不當疑於有咎故也萃之成卦在九四故為萃之主與豫之九四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一作也）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

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永元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為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人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亡之未光心之未慊也○象

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居得𡠜位不能充以大人之德孫應於二故曰有位履非不正故无咎然非君人之大信為德非厚不能无悔故元永貞而後悔亡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萃之時得位之當者九五而已然有其位斯有其事主天下之萃則其事也能充其道故

為大人不能充其道則僅有其位无過亦幸矣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豈有位无咎而已哉故九五為匪孚也匪孚者未能大信於天下也不能信於天下則將有悔矣唯元永貞可以无悔元者盡君長之道也永可久也貞正也得位而孚充是三者之道則大君之能事畢矣湯文是也得位而匪孚未能信於天下故特悔亡而已此象所以言志未光也九五宜能充其道而久象弗與何哉蓋九四下比羣陰非其位

而有其道矣萃聚之權獨在九四凡以九五未能孚于天下故也此爻辭弗與之義也必曰萃有位又見徒有其位而已所以甚言无其道也然九四大吉无咎而象曰位不當九五萃有位而象曰志未光者以見九四得萃聚之道而无君位可行九五雖有君位而其志未光大也易說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

下躬背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絶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絶不知所為則隕穫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泣為可羞也未者非遂

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以陰居上極物之萃非所堪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衆陰可與之聚則遠而在下二陽可從之而聚而已獨乘之當萃之時失其所聚者上六也故有齎咨涕洟之象然能齎咨涕洟不敢自安於上猶爲知懼之人故雖失其所聚亦无咎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五

大易粹言卷四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易傳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伊川先生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一作進升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乾之九二利見大人而以時之止升之九二有六五配合之慶故可見大人之德南征而勿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

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南為明方陽之位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唯見大人故可勿恤勿恤則害已者去而无憂矣故可至南征南征斯无不吉蓋升之有序如此易說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往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一作有

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張傳

白雲郭氏曰柔道不升則沉潛无以自達其德與位日入於坎汙陷溺之域故書謂沉潛剛克者亦柔以時升之義也升以坤巽成卦二陰相附其體難升故必須時而後可升焉巽有入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可升而大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見大人則在已者无憂在已无憂則害已者去矣位日可

進德曰可成故為有慶之漸慶者澤加於民天下之慶也然則南征則志无不行明矣易說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伊川先生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長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萬物之升其象則皆如地中生木也自毫末以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則逆德暴行未能升而困及之矣 易說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

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一作道）所以大吉（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允信也自信於己與上合志而升（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居衆爻之下沉滯而難升者能自信之篤確然不移終自拔於沉滯之中故言允升而

致大吉也上合志者二三之陽其升為易初六能上合九二九三之志與之同體而升所謂用見大人勿恤者也故无沉滯難升之害焉易說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

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

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一无又字）有可（一无可字）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免強制之難是有可喜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與萃六二同（易說）

白雲郭氏曰書曰沈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而後大亨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于上下其進而有喜不亦宜乎必曰利用禴者事天地鬼

神與事君一道也禴祭簡薄惟以誠為主茍有誠信雖天地鬼神无嫌於簡薄況人道乎是以无咎易說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一作者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上皆陰柔往无所疑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下而升至於三其來不可禦也況有

剛陽之才足以自致乎是以如升无人之虛邑其行无所疑矣易說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伊川先生曰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

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

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須時順事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正易 傳

白雲郭氏曰孟子言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則岐山為太王文王之所治也太王文王其道皆亨是以吉且无咎然所以亨者无它順事而已觀其狄人侵則事之欲土地則去之又曰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太王之順也故邠人

從之如歸市而肇基王迹所謂亨吉而无咎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文王之順也故二老來歸而天下歸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所謂亨吉而无咎矣謂之順事不亦宜乎升之道以順積為主獨六四得之易說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

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一作興）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由自階而升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已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

欲得臣无家克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升之道在上為易在下為難在上以順而可升在下必有剛德而後可升焉故六五之升獨无所事以貞自守不失其吉如歷而升有進无退況九二以剛中而應之其大得志宜矣易說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

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一作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退而无進也易並傳

白雲郭氏曰在下升之難故初六必合剛陽之志而後可升在上升之易故上六有冥升不知止之辭焉

利于不息之貞者冥升於禄位則失知止之戒苟能自强不息以進於道其為利貞孰大於是消不富者冥升不已則極於升而困矣困則消至焉是以不富

冥升不已為消之漸而在消息之理息則富而消則不富故也易於坤體多言不富者陰道常之也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是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四十七至五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

大易粹言卷四十七

宋 方聞一 編

☵☱ 坎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爲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爲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

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易傳○困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游定夫錄

横渠先生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无如舜困於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

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語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伊川先生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知命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一也困為難處之時唯君子反諸其身以脩德不繫

於困也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寛裕有容如天地
然何物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見小人匪正不
能處困而凶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言雖君子
之言人亦未之信況衆人乎易說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揜蔽也陷於
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焉剛陽君子而為陰

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險以説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説為處險而能説雖在困窮艱險一作險難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説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

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困之所以成卦以剛揜於陰不能伸故為困也險陷而能說不失其所亨之道人之難能也故唯君子能之君子亦大人也言其成德曰君子語其德之大則曰大人大人以貞而吉者有剛中之德也尚口乃窮者君子有德則以德濟身尚德也小人无德則以利口辯辭濟其身故云尚口也尚德則不失其所亨尚口則終窮矣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君子小人唯困乃見故繫辭曰困德之辯也

易説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伊川先生曰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

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

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

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

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易傳

横渠先生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於険下柔不自振非窮而能亨致命遂志者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澤水一物也語其為功利之名曰澤論其為功利之物則曰水也故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資物矣君子得位而後能澤加於民无位則困而窮處矣君子知命者也當其困也豈復怨天尤人哉一歸之天命而已故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而孟子亦曰行止

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則孔孟之困皆致之天命而无怨也遂志者君子所志者道道不以困窮而變窮亦是道也通亦是道也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遂志也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遂志也遂志是以不失其所亨也易說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

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隂為不正失一作大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隂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廕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它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於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於幽谷隂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闇妄動入於深困幽

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幽者不明也謂益入昏闇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而不明易說

白雲郭氏曰臀困内自困也困于株木外困于物也處困之初内不能自安外不能有行内外皆困而欲

以柔濟之則困益甚矣是以入于幽谷三嵗不覿也幽谷不明之所愈不能自安至於三嵗之久无所見焉又不若困于株木之有物也既困于株木而處之非其道故有入于幽谷三嵗不覿之象雖九四為應方且自困不能庇初故如株木不能庇物也然則處困之道何如唯脩德以致命遂志而已易說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厄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

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成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厄於陰故同道

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困危之際（一作世）物思所附九二以剛居中正大人之吉上下交說不施聰明美物方至然未可有為故以祭則吉以征則凶征雖或凶於義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曰困剛揜也謂九二之剛揜於二陰所以為困非止三之揜二也然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特君臣未遇天禄未食君子困于家食之際无飲食宴樂之奉而已其道不可得而困也朱紱王者之象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患矣利用享祀者天下之至難致者君之求至難通者鬼神之德而九二剛中之德至誠感物故无或不通以之待君之求則朱紱方來以之

交鬼神則利用享祀是其至誠之道无所感而不通也苟不知是道而欲妄進以求用則先自失其所享凶之道也將誰咎乎中有慶者大人以道自任豈以口腹酒食為困哉蓋酒食以見君臣相遇交際之道不得乎此雖如伊尹樂堯舜之道不過老死草野而已終无享天心革夏正之事也是知酒食之閒有天下之大慶存焉故需卦於九五言需于酒食而詩人於鹿鳴言燕樂蓋一義也易說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蔾刺（一无刺字）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蔾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也）宮其

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_{一有則字}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_{一无而字}見乎

據于蒺蔾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石之為物堅不可犯知不可犯而不犯則无困焉知不可犯而犯之是以遇困也六三之柔不能以柔道自安反欲用剛上于二陽困于石也下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蔾也宫者自安之所也妻者所安之主也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

上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宮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象曰不祥也者其不能自安則不善之機也至於不見其妻則不善之明應也故知處困而不自安終必至於名辱身危死期將至而後不祥之効終焉至於不能保妻子則他人可知矣易說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伊川先生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

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六比二三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它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

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四應於(一无於字)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必有偏係吝也以陽須柔故有終(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困之時以陰求陽者无它焉求濟而已初六之困甚矣而九四正應不能以濟者以九二

剛中在下力足以有濟而初六近而可從也故有金車之象焉金有堅剛之象車有積中之德謂九二也來徐徐者初六既從二而於九四之應則徐徐其來也當困之時九二得濟難之權四不當位非其敵也故不能濟初之急而致徐徐其來也不能濟初之急是困于九二之權也困于九二而未能應初吝也雖吝而有終者正道終復而應也故初六言三歲以見雖久而有期非若終凶者也與九四有終之義相符

象言志在下者彼雖徐徐其來而四則未有忘初之志也有與者雖不當濟困之事以初六正應而有當與之道也易說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隂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

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至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

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一无者字）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也故徐合而後有（一无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始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

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一无能字）享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處困以剛威怒以求物之來是反為赤紱所困者也與九二之義反矣苟能徐以俟之乃心有說故曰乃徐有說物既自至以事鬼神然後福可致焉處困用中可以不失其守而已故言利用祭祀然非有為之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困之象上下皆揜於陰在常人處之受

其困而已在有為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以有用刑之象劓刖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所以進君子故九五劓刖以困于赤紱故也赤紱君子之服也病君子之不進故刑及小人也君子進則善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易退不求而致之不可得也故九五患赤紱之不進而九二有朱紱方來之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九二中直之臣至而後有說故曰乃徐有說必曰紱者紱蔽膝也與黄裳

之義同取其謙下之道也九二以謙而不敢自進九五以謙而下求之故皆曰紱也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鬼神可交況人乎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於享祀則利用享祀矣以九五下賢之道用於祭祀則利用祭祀矣此亦見其君臣同於至誠之德用於人用於神皆可也如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於用刑也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初不得已而用之也受福者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蓋是

道也用於君子則必得賢用於鬼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同其交感之道則一而已易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伊川先生曰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也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

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惟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為困所纆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

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困之極重剛在下不得其肆居非所安舉則招悔取捨皆咎故行然後吉一云動悔有悔猶云動悔之悔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居困之極不能脫困有葛藟纏紏之象復欲安而居之又甚危不可安也是處困之不能退不能遂者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動悔有悔者畏懦之過徒知悔吝生乎動不敢動乎悔

中如是則必有悔至不知當困之極征而脫困則吉是未可與權之士也未當者處困之道未當也吉行者謂悔雖生乎動而困之上六吉在於行時有不得同也此爻蓋聖人明處困失時之戒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七

大易粹言卷四十八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易傳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伊川先生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它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

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易述傳

白雲郭氏曰井之為物水在下下也今坎水居上而為井者水在下則未用在上則出而有功乃能盡井之義故卦辭合德與用言之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井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言井之用也井言其凶者以見雖有得而不及用非井

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於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然卦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凶者盖深以不克終其功為戒也能終其功則吉可知亦猶中庸言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井井取韓之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象故卦名非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者邑有變而井无變故

也取之不能竭勿取不能盈故无喪无得往者謂已應而往者也來者謂方來而應之者也往者以此來者以此雖應物无窮而其德未嘗改也幾至未盡綆而羸其瓶與无井德者何以異是以凶也能克終其用則无凶矣孟子曰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此論適與井之義同是以聖人貴夫有用而中庸之德為至焉易說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

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伊川先生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作无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順入水性而能上水是之謂井蓋井以靜為德以動為功動而出故能致養於无窮不能動出將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由是言之則井之道其猶人之性乎人性本靜及其盡之也又足以盡人盡物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井之德亦本靜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不窮故中庸自天命之性至脩道之教而後其道終井自其德以及於有用而其道亦終焉改邑不改井剛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致養

之功功用未成而羸其瓶非凶而何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蓋皆係乎剛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易說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伊川先生曰木承水而上之一作來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飢渴之害甚矣人能无飢渴之害者井養之功也民之勞苦亦甚矣使民忘其勞而服田力穡者君子勞民勸相之道也勞民勸相之道无它焉盡其性以安之而已因其性以利導之而已皆所以致養也故勞民勸相可以配井之功用則井之功用博矣易說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

禽時舍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一无可字食以泥汚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

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時所舍也○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易傳並）

白雲郭氏曰井泥在下之物也井以潔而食泥則汙穢不食矣舊井无禽汙穢也禽尚不至況人乎初六

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為時舍也亦猶人之一性不能自脩僞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易說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上出而養人濟物今乃下就汚

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爲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

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易並傳

廣平游氏曰井道以高潔為體以上出為功故初為井泥二為井谷射鮒蓋其自處汙下而功用熄矣然九二既得中而有趨下之汙何也蓋所居不正則用心不剛又巽體也而上无應故甘心於趨下而不自振其德之地不足稱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巽之性順而入不能自舉以趨有用之

地故九二亦失井之道而莫見其功也井以上出為功不能動而上反如谷水旁流足以射鮒不足以養人其德既非美矣語其用則甕且敝漏雖有動出之名而无上水之實是以為衆所不與也敝漏近於羸瓶无與近於時舍若是者安知有用之大乎許慎云甕汲瓶也易說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

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効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井以既出為功井道之成在於上六三其正應而又以陽居陽充滿可汲為五所間功不上施故為我心惻然若上六明於照物則上下遠邇皆

獲其利井渫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知井以上出為用而能自治以待用者九三是也渫治之而不食則不見知者衆也不見知者衆故有知之者為我心惻也心惻傷之也傷其可用汲而不食也猶之脩德之士不見用者王不知之也王不知之王之不明也王明則達而兼善天下而天下受其福矣象言井渫不食行惻也又言渫治而

不見用其行可傷惻也文言王明而象言求王明者君子難進易退蓋求明王而事之也故古之人有非其君不事者所以求王明也欲見文言王明為九三之未遇故曰求王明也易說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伊川先生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脩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脩

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甃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一作若能脩治一有若字亦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无應於上无敝漏於下故但免咎而已

白雲郭氏曰九三有其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辭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足以自脩而已故有井甃之象焉雖不能濟物苟能自脩則无過矣未為失也易之言无咎於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言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於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別之聖人之意或見於有言或見於无言是以人

難得之也易說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泉寒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井洌寒泉美而可汲者也剛中之德爲

衆所利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五剛德中正才德與位兼得之井道

莫善於斯故言井洌寒泉食也洌潔也寒者水之性

也寒泉既不失其性又脩潔之食之美者莫善於斯

猶人能自脩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下之性初未失

也皆以不中不正則失之其能自脩使不失其性者

无它焉中正而已寒泉之食亦猶是也然言洌又言

寒者洌言井之脩潔主人事而言也寒言泉有自然之性主天理而言也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繫辭論九卦皆言德德未有不能脩性而得者此井之道所以與性道也易說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伊川先生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

一作人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它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易并

傳

廣平游氏曰井之上六則井既清矣无渫也既完矣无甃也既食矣无求也井道之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收者集其成功之謂也成則如之何亦博施濟衆而已故曰勿幕易說

白雲郭氏曰井無他道特以上出為功用耳故至上六為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功成而遂吝其博施濟衆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以終井道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元吉象言元吉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元吉之道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八

大易粹言卷四十九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

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易傳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伊川先生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

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一有字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甚哉革道之難也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无革是革之繫乎時者也聖人以道論之乖於道則革不乖於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故聖人觀當革之時盡其在我所以革之之道雖衆所未孚革已則其孚必矣蓋得革之道故也故卦辭

首言已日乃孚以明革道之難也革道如之何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天德也无欲也革之而不失天德是可革也故革之而當已日可孚其悔亦亡矣革之而失天德是不可革也不可革而革則革之不當已日不孚必有大咎不止於其悔不亡而已悔亡者凡欲革者皆以有悔而革是以革之當則能亡其悔也易說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

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葢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

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兊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

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事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並易傳○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周行已錄

龜山楊氏曰或問成湯於桀曰予有慙德何也曰横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无愧乎語録

白雲郭氏曰息滅也非生息也水火之性以勝相滅

然有相違者則不息也不幸如二女同居而不能相違其志復不相得則必革而息矣已日乃孚言革而後信之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然後革而當其悔乃亡非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則知其革必不當其悔不能亡矣文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孚於已革之後大亨故能終革之道正故能明革之公以是為當而悔亡則革之道其難矣哉然天地尚有革而不能廢況人道乎此湯武革命所以不能自已也惟順天故

元亨利貞惟應人故已日乃孚上能順天下能應人故悔亡能此則為湯武不能此是簒也且桀紂之君上則得罪於天下則結怨於民湯武知當革之時盡所以革之之道以順天應人而已曾無私欲焉此革之道也是以革通天道非止人事改更而已故曰大矣哉易說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伊川先生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

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力為之則曰篡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德而象言治歷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欽授之此革之所以為大也易說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伊川先生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

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賤而无應非大亨以正之德中堅自守不可有為易說

白雲郭氏曰革有革者有革之者有從革者有輔君之革者諸爻之義不同初九在下非能革人亦非人

所革者從革而已故固用黄牛之革黄中色也牛順物也戒其用中而順從是以不可有為也不可戒辭也初九雖非可為之文聖人之辭又所以戒不知革道者也易說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

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以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已日而革之征

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易說

横渠先生曰俟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德所之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得君得位柔順中正可以革矣而臣道不當先君故君已革而後乃革之也已日乃革之非從君之革也謂終君之事而革天下也是以進

則吉而无咎已日革之則盡臣道故其行有嘉君未革而革之則失君臣之道非嘉也易說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謂

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一作有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无過矣○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以文明炎上剛陽之德進而之兊兊内柔外剛勢窮必反故以征則凶能守正戒懼文命告之此三革言彼三從命必然可信之理也一云征則雖正而危易說

白雲郭氏曰革之爲卦上則九五下則六二爲革之主三不中而用剛非革之主也故以革道進則凶以革道守則厲不知革不可妄爲有天道存焉非九三

用剛炎上之性可自任之時也首言征凶貞厲蓋九三之象如此下言革言三就有孚則明革之卦辭言三就之道也三就有孚者謂元亨利貞悔亡及已日乃孚也三者皆得之是為三就也故進則无凶貞則无厲九三既非其位又非其人而捨革言三就之道則又何之乎宜其征則凶貞則厲是誠不若初九鞏用黄牛之革矣易說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无字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

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約已居陰心无私係革而必當見孚於衆改命倡始信已可行故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君而用柔輔君之革者也輔君

之革非自用也故其悔可亡而上下信之是以有孚改命吉也不曰革而曰改命者四不若二之中正不能行已日乃革之大特可奉行改命而已猶之出納之臣也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然則出納王命以信為主此九四所以有有孚信志之辭信志者志可信於人者也易說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

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尊說而唱下為衆所覩其文炳

然不卜而孚望而可信下觀而化革著盛焉○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並易說○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正蒙白雲郭氏曰盛矣哉九五之革也大人之道也且虎之文炳然而易見大人之道文明而可覩使天下曉然知大公至正革命之當无陰謀可疑之事以順天應人則天下不必占决而信之也昔湯征自葛而天下信之豈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之道歟易說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伊川先生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

有豕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

自暴也一无也字自棄也人茍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一作唯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子變則必大變即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為斑

斑之縟革面而聽命已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顔子地位於豹變已爲屑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說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内尚賁爾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將未決盖非止也止乃決爲然後就其上文章顔子見其進未見其止

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所期蓋未見夫子著心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愚然顏子學舉措亦无不致文中節處自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顏子不以為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虛也有顏子之心則不為顏子之文可也○以柔為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觀而從也易並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革道既成君子小人皆從九五大

人而革者也君子彌中彪外至誠以從君故其文蔚然以成豹變炳者文之著明也蔚者文之茂密也豹與虎相類葢言從君之德也詩所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是也小人雖无德自將亦能革面從君不失順從之道此所以為革道之成也革道既成則无革矣猶欲以革進則凶惟能居守其貞是以吉也書曰夏迪簡在王庭豈豹變之君子乎

大易粹言卷四十九